

文学

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随笔

当代中国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最新作品

1997-1999

排行榜

经典收藏





当代中国

文学

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诗歌

排行榜顾问及推选委员会名单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蒙 朱寨 张守仁 张炯 邵燕祥 林斤澜 浩然
顾骥 谢冕

推选委员会成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必胜 王光明 王鸿生 白桦 冯秋子 甘以雯 李陀
李洁非 朱向前 朱伟 朱晖 吴思敬 杜丽 陈超
陈晓明 陈思和 陈骏涛 陈福民 杨匡汉 张志忠 张颐武
孟亚辉 孟繁华 林建法 林莽 周政保 於可训 贺绍俊
赵为民 徐岱 唐晓渡 章德宁 楼肇明 蒋原伦 程文超
雷达 潘凯雄 魏绪玉 戴锦华

《北京文学》杂志社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联合主办

最新作品

中

1997-1999

排行榜

时代文艺出版社

□阿 来

宝 刀

1

我从乡下回城里，登上长途班车，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事情就这样开始了。那人是我妻子韩月在民族学院的同学，是个藏汉混血儿，名字叫做刘晋藏，而且，他还是韩月的初恋情人。

都说，女人永远不会忘记初恋情人，韩月是不是时常想起刘晋藏，我没有问过。我倒是一直想忘记这个人。我想就当没看见他。不想他却对我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的手热情有力，就像亲密朋友多年不见。

其实，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亲密关系。读书时，我们不在一个系。虽然同是一个地方出去的，但他老子在军分区有相当职位，我跟这种人掺和不到一块。刘晋藏身上带着干部子弟常有的那种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作派：有钱下馆子喝酒，频繁地变换女朋友，在社会上有些不正经的三朋四友。好多不错的女同学却都喜欢他们。韩月就是那些女同学中的一个。我知道韩月，是我们班上一个女同学为了刘晋藏跟她在咖啡屋撕扯了一番。韩月因为被扯掉一绺头发成了爱情上的胜利者。她跟刘晋藏的事比他那些前任女友更轰轰烈烈。直到快毕业时，刘晋藏因为卷进一件倒卖文物案被拘留。后来靠他当政委的父亲活动，没有判刑，学籍却被开除了。

韩月在民族学院里是少数民族，汉族，常常在联欢会上弹一段琵琶。关于她，在学校里我就知道这么多。也是因为刘晋藏是出风头的人物，她也连带着有些知名度。

我跟韩月是在一起分配到这个自治州政府所在地小城时认识的。

刚刚到达小城的那天，在刺眼的骄阳下走下蒙满尘土的长途汽车，我才认出头上一直蒙着红纱巾的姑娘竟是学院里的风流人物。她提着一只很大的皮箱，整个身子都为了和那只皮箱保持平衡而扭曲了。我从她手里接过了箱子。她道了谢。我问：“里面有你的琵琶吗？”

“我以为到了一个人也不认识的地方。”她说。

我们就这样正式认识了。

两年后，她成了我的妻子。我没有提过刘晋藏。她当然不会以为我不知道那个人。

现在，这个人却出现在我的面前。穿着新潮但长时间没有替换的衣服，还是像过去一样，说起话来高声大噪。他拉着我的手，热烈地摇晃：“老同学，混得不错吧，当科长，还是局长了？”

“坐这种车会是什么长？看来，你的生意也不怎么样，不然，也该有自己的车了。”

他很爽朗地说：“是啊，目前是这样，但这种情况马上就要改变了。”他说，这次重回故地，是来找个项目，有港商答应只要他找到项目，就立即投资，交给他来经营管理。他十分大气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怎么样，到时候来帮忙，大家一起干吧！”这一路，刘晋藏都在谈生意。车窗外掠过一道瀑布，他就说办旅行社。看到开花的野樱桃，他想办野生果品厂。掏野菜的女人们坐在路边树荫下，他又要从绿色食品开发与出口。我不相信他会办成其中任何一件，却佩服他这么些年来，一事无成，脑子里却能像冒气泡一样冒出那么多想法，而且还能为每一个想法激动不已。

最后,他从腰里摸出了一把古董级的藏刀,让我猜猜有多少年头。想起他曾涉嫌文物案,我说:“这才是你此行的目的。”

他否认了,说:“第一是找项目,顺便收购了一两把有年头的藏刀。”

我问一把刀能赚多少,他说纯粹是为了收藏。他还给我讲了些判定藏刀年代与工艺的知识,这使我感到多少有些兴趣。

突然,他搂住了我的肩膀:“这回,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了。”

弄得我身上起了点疙瘩。

到了目的地,该分手时,他却说:“不请我到你家去看看吗?”

他是讨厌的,又是不可抗拒的。

韩月打开门,看见旧情人一下子站在面前,十分慌张。平时,她心里如何我不知道,外表上总是从容镇静的。就连我跟她第一次亲吻,她也在中间找到一个间隙,平静地对我说:“你不会说我欺骗你,因为你了解我的过去……”倒是我急急忙忙用嘴唇把她下面的话堵了回去。第一次上床时也是一样,我手忙脚乱地进去了,她依然找到间隙说:“现在你知道我不是……”我又用嘴唇把她下半句话堵了回去。

女主人举措失常,空洞的眼神散失在灯光下。倒是客人落落大方。他频频举杯祝酒,每次都有得体的祝辞。到后来,酒与祝辞的共同作用消除了这对旧情人相会带给我的痛楚。刘晋藏虽然在这个小城出生,但他在军分区当官的父亲已经离休,到省城去安度晚年了。他说:“我在这里没有朋友,就是老头子在,我也不去找他。”

这一来,我们就非收容他不可了。

这个小城,是中西部省份的西部,一个让人不愿久呆的地方。人员流失带来一个优点,住房不紧张。结婚后,单位分给韩月的房子一直空在那里,还保留着她单身时的家具,床铺,锅碗瓢盆。我把刘晋藏送去那边,天上挂着一轮很大的月亮。他突然问我:“朋

友,告诉我,你有过几个女人?”

我不明白他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也不愿意实打实地回答他,迄今为止只有韩月一个。

“你至少有三个女人,不然,你不会看着我跟韩月会面,还这么大度。”进了屋,他在床上坐下,拍拍枕头,“这里肯定是你平时约情人的地方。”

我差点说这是韩月的房子,韩月的床,但这话终于没有出口。

刘晋藏从包里取出了几把藏刀。在车上,他只给我看了其中一把。现在,他把这些刀取出来,轻手轻脚,像是从襁褓里抱出熟睡的婴儿。他把墙上挂着的几幅画取下来,把刀子挂上去,说,入睡前看着这些刀子,心里会踏实一些,他说:“也许,我还能梦见一把更好的刀。”

韩月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对待旧日情人,完全像对我那些喝酒吃肉的朋友一样,不温不火。她几乎没有朋友。照她的说法:“酒肉朋友,酒肉朋友,我不喝酒,也不喜欢吃肉,怎么会有朋友。”

刘晋藏常来吃饭,来谈他那些多半不会实现的项目。越来越多的时候,是谈他的刀子。有时,他消失几天,再出现时,肯定又寻访到一把有年头的好刀。在这个初春,在山间各种花朵次第开放的季节,我见过的好刀,比我三十年来所见过的都多。我学会了把刀从鞘中抽出来,试试锋刃,看看过去不知名的杰出匠人在刀身上留下的绝不重复的特殊标记。

2

我是独子,父母去世后,舅舅就是直系亲属中最近的亲了。他出了家,一直在老家一座规模不大,据说又是非有不可的小庙里修行。这些年,有时也到小城后边山上的大寺庙挂单。舅舅在喇嘛中算是旁门左道,虽然给释迦牟尼佛上香磕头,却不通一部最基本

的佛典。他通的是咒魔之术,有相当的功力。在我们这个地方有相当名气。

刘晋藏想和我舅舅交个朋友。

见面的那天,刘晋藏提了两瓶酒,喇嘛舅舅笑咪咪地收下了。他既然被人看成了左道旁门,有时,把脸喝得红红地坐在屋外晒太阳,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舅舅并不因为喝了别人的酒而放弃原则,他说:“侄子的朋友不能做我的朋友,最多也就跟我侄子一样。”

刘晋藏很扫兴,悻悻地走下寺庙前灰色的石阶。舅舅叫住我说:“你的朋友一身刀光。”

我身上寒凛凛地,像是自己也被一身刀光裹住了。

舅舅却又安慰我说,不要紧的,那些刀子都已经过了劫数,只是刀子本身,不再带有刀子的使命和人的仇恨与野心了。

我追上刘晋藏,把舅舅的话告诉了他。他没有说什么,而是带我去看他的收藏。他叫我在床边坐下,脸上升起一种近乎庄严的神情,说:“好吧,看看我们的刀子吧。”他从床下拉出一个旧纸箱,从中拿出一只塌了帮的旧靴子,从靴统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了上了锁的里屋。正是太阳下落的时候,外面,阳光格外地金黄明亮,屋子里却很晦暗。里屋没有开灯,却被一种幽微的光芒照亮了。我记得韩月住在这里时,她第一次在我面前赤裸身体,我也是这样的感觉,觉得整个世界都笼罩着静谧而幽深的光芒。刀子错错落落地挂在一面墙上,却给人一种满屋都是刀子的感觉。

他送我出来时,投在身上的是路灯光芒,却有一轮月亮挂在天上。刘晋藏说:“你该给州长热线打个电话,建议有月亮的晚上不要给路灯送电。”

我说:“就是不搞项目,你也狠赚了一笔。”

刘晋藏自得一笑,说:“也可以算是一个收藏家了。”他好像在不经意间,就有了那么多收藏。我知道他那些收藏的价值。那几乎可以概括出这一地区的历史,工艺史,冶炼史。

以至于有一天,刚从床上醒来,我便说:刀。

刀,这个词多么简洁,声音还没有出口,眼前便有道锋利刃口上一掠而过的光芒,像一线尖锐而清晰的痛楚。韩月替我翻了详梦的书,里面没有一句提到刀子的话。把书放回架上时,她才恍然说:“你是醒了才说的,不是梦嘛。”

我说:“是半梦半醒之间。”

她笑了:“是不是看上你朋友的收藏了。”

我嘴里说,哪里呀。心里却怀疑这可能是真的。

刀,我恍然间说出这个字眼。它是那么锋利,从心上划过许久,才叫人感到一丝带着甘甜味道的痛楚。

中午,我没有回家,打电话把刘晋藏约出来,坐在人民剧场门口露天茶园的太阳伞下,就着奶酪喝扎啤。

我把那个字眼如何扎痛我的告诉了他,并准备受到嘲弄。

他只是一本正经地问:“你是不是真的说了它,刀。”

“是。”

“是不是就只单单一个字:刀。”

“是。”

他猛拍一下手掌,他黑红的脸慢慢变白了,压低了声音:“走,我们去找你喇嘛舅舅。”刚才还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飘来大团乌云,云中几团闷雷滚过,豆大的雨水便噼噼啪啪落下来了。水雾带着尘土四处飞溅。这是高原的夏天里常常出现的天气。不一会儿,云收雨止,我们便向山坡上舅舅挂单的喇嘛庙走去。庙前的石阶平常都是灰色的,雨水一浸,显出了滋润的赭红。踩在这样的石阶上步步登高,从日常的庸碌中超越而出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把这感觉说给刘晋藏,他说:“小意思。”

小意思是什么意思?

舅舅不在,庙里的主持说,最近,这个人在禅理上有些心得,回山里小庙静修去了。

夏天里的太阳光那么强烈，我跟刘晋藏坐在石阶上，水汽蒸腾而起，渗入到骨头里去了。人有些恍恍惚惚。石阶上的红色慢慢褪去，眼前的万物都像要被炽烈的阳光变成同一种颜色，一种刀锋光芒映照下的颜色。再下面一点，是不大，但却拥挤、喧闹的城市，街道上的车流与人流，使这个平躺着的城市，在眼前旋转起来了。我听见自己突然问刘晋藏：“你那些刀子值好多钱？”

他笑了，说：“我也不晓得具体值到多少，但肯定是很大的一笔。”

他还说，每把刀子都有个来历。

但我对那些故事不感兴趣。

“你可以没有兴趣，但我必须感兴趣，不然，这些刀子的拥有者，不会把刀子给我的，就是高价也不行，何况我还出不起多高的价钱。”

我喉咙深处发出了点声音，但连自己也没听清楚。

刘晋藏说：“我送你其中八把刀子的故事，你写一本小说，关于刀的小说，不就成家了。”

我说：“还差一篇，要九篇。”

九篇故事才能合成一本书，才符合我们民族的宇宙观，才是一种能够包容一切，预示无限的形式。我们共同认定，要写一本书，就要在形式上与这种观念相契合。突然，我眼前一亮，知道刘晋藏要说什么了。果然，他说：“另外一篇刀子的故事，就要产生了，来找你舅舅就是为了这个。”

于是，我把刘晋藏搭在摩托后面，往山里去了。

3

山里，有一个小小的幽静的村子，是我的老家。
舅舅主持的小庙在村子对面的山腰。

一年四季有大多数早晨，这座寺庙都隐在白色的雾气中间。庙子上方是牧场，再往上，便是山峰顶着永远的雪冠。庙子下面，是一堵壁立的红色悬崖。悬崖下面一个幽幽的深潭，潭边，是村子和包围着村子的麦田。村子里的每一天都是从女人们到泉边取水开始的。取水的女人装满了水桶，直起腰来，看见隐着寺庙的一团白雾，便说，今天是个好天。好天就是晴天。

我们晚上到的，早上，还没有起床，就听见取水回来的侄女说：“今天是个好天。”

好天，可以上山去庙里。要是阴天上去，可能被雷电所伤。

我俩立即动身，出村的路上，一路碰见取水的姑娘，她们都对陌生人露出灿烂的笑容。出了村子，一声声清脆的鸟鸣响在四周，硕大冰凉的露水落在脚面上，鞋子很快就湿透了。走到悬崖下仰望庙子的金顶时，我的眼皮蹦蹦地跳了几下，因为这个，我不想上去了。刘晋藏推我一把：“你不是不信迷信吗？”

我说：“那是在城里，现在是在乡下。”

“这里跟那里不一样，是吧。”刘晋藏替我把下半句话说出来，很得意，嚅嚅地笑了。他本来就笑得有些夸张，悬崖把他的笑声回应得更加夸张，嚅，嚅嚅，嚅，嚅嚅嚅，听这笑声，就知道他比我还信民间这些莫名其妙的禁忌，至少从他开始收罗刀子，听了些离奇的故事以后，就超过我迷信的程度了。上山的路紧贴着悬崖，有些很明显的阶梯，还有好多葛藤可以攀援。快到悬崖顶上时，路突然折向悬崖中间。整座悬崖是红色的，脚下的路却是一线深黑色，在红色岩石中间奋力向上蜿蜒。我听过这条路的传说。过去它是隐在红色岩石里面的，没有现形。那座小庙现在的位置上，是一对活生生的金羊。作为一个蒙昧而美好时代的标志，金羊背弃了森林里的藏族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金山羊走后，夏天的炸雷便一次次粉碎高处的岩石，直到把这条黑色的带子剥离出来。原来，这是一条被困的龙。当它就要挣脱束缚时，村里人建起那座寺庙镇住

了它。小时候，我仰望崖顶上那个世界，总是看见一个喇嘛赶着一小群羊上了寺后的草坡，那人就是我出了家的舅舅。我问过舅舅，这是一条好龙还是一条恶龙。舅舅说，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师傅教给他的咒术与秘法，要永远地镇住它。

也是我小时候，一个地质队来到村里，离开时，开了一个会给大家破除迷信，说，整座悬崖都是铁矿，而那条黑色的龙不是龙，是石头里面有更多的铁，更多的和周围的铁不一样的铁。

放着一群羊的喇嘛那时还年轻，说：“既然崖石上的红色是铁，那条路怎么没有变成更红的颜色，红得就像现在的中国？”

好心的翻译没把这句话翻过去，所以，没有得到更明确的回答。

舅舅又说：“是一条龙，叫我们的庙子镇住了。”

这句话，翻过去了。得到的回答是，那不是科学，今天，科学已经把迷信破除了。地质队离开后，村里人说，科学回他们自己的地方去了，迷信还在老地方。

想着事情，我们登上了崖顶。

舅舅静静地坐在庙前，额头上亮闪闪的是早晨的阳光。

舅舅说：“看来有什么事要发生，这里也该有点什么事情发生了。你们来了，肯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老喇嘛有些故作神秘，看刘晋藏的样子，他也有了神秘的感觉。想来是收藏了几把尘缘已尽的刀子的缘故吧。我要是也那样，就显得做作了，于是开口说：“我的朋友专门来请教你，我为什么会说那个字。”

舅舅问：“什么字？”

刘晋藏抢在了前面，说：“刀。”随着那个字出口，一种庄严而崇敬的感情浮上了他鼻梁很高，颧骨很高的脸，这个混血儿，长了一张综合了汉族人与藏族人优点的脸。

我又被那个字眼不存在的刃口划伤了，虽然，我说不出来伤在

心头还是伤在身上。看看天空。阳光蜂拥而来,都是刀刃上锋利的
光芒。

悬崖下面,我出生的小村子沉浸在蓝色的风岚里。注视着这
片幽深的蓝色,还没有离开这个村子,还没有接触到外面世界的那
些感觉又复活了。那种感觉里的世界是一个神秘世界,天界里有
神灵,森林里有林妖,悬崖顶上曾经有一对金羊,金羊走后,那条黑
色的龙就显形了,这座不起眼的小庙将其镇住了整整八百余年。

舅舅好像没有听懂我们的问题,对刘晋藏说:“你那些刀,尘劫
已尽了。”

这时,这庙里鼓声大作,一场法事开始了。舅舅说:“我请来了
不少帮手呢,脚下这家伙,最近动静大得很。我要进去做法事了。”

我对着喇嘛舅舅的背影喊了一声。

他回过头来,说:“你们两个俗人回村里吧,这条龙怕是要显形
了。”

他一挥手,红衣喇嘛们奏起了威武的音乐,高亢的唢呐声和沉
闷的鼓声把我的声音压了下去了。连我自己都没有听清楚自己又
喊了句什么。

走在黑色矿脉上,我觉得像是在刀背上行走一样。

下了山,两人坐在深潭边喘气,刘晋藏说:“这一切跟刀有什么
关系?”

“是啊,跟我们想知道的事有什么关系?”

“你他妈是不是真正说了那个字。”

“日他妈现在心头还有被划破了皮又没有见血的感觉。”

刘晋藏把一段枯枝投进水里,圆形的涟漪一圈圈荡开,水里的
天空摇晃起来,水里倒立着的悬崖也晃动起来。在水里,悬崖上的
黑色矿脉也是向下的,一动起来,就真的是一条龙了,头,就冲着
我们,张嘴的地方,让人看到了很幽深的喉咙,恍然间,龙大张着嘴
对着更加幽深的潭底叫了一声。它是冲着水底叫的,但隆隆的响声

却来自我们背后的天空。抬头看天，只听见从崖顶的小庙里传来了咚咚的鼓声，和凄厉的唢呐声。我们都没有问对方是否听见了龙吟，我跟他都不是要把自己显得十分敏感的那种人。

村子里，还是寻常景象。鸡站在篱墙上，猪躺在圈里，姑娘们坐在核桃树荫下面，铁匠铺里，丁丁咣咣，传来打铁的声音。这才是真实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人生的景象。走到铁匠铺门口时，回头望望悬崖上那道虬曲的黑色矿脉，我说：“我们是中了什么邪了？”

刘晋藏说：“回去，找个买主，把那些刀子出手算了。”

“发了财可要请吃饭。”

刘晋藏说这没有问题，他还要我答应让他给韩月买点时装或者首饰，说跟她要朋友时，穷，连件像样的东西都没有送过她。

我笑笑，觉得脸上皮肤发紧，嘴里还是说：“行啊，只要不是订婚戒指。”

“要是呢？”他问，脸上开玩笑的表情，又好像并不完全是。

我换了很认真的表情，说：“按这里的方式，我只好杀了你。”

“你还是个野蛮人。”

“好好感受一下这里的气氛，就知道我说的不是假话。”

走进铁匠铺，那个早年风流的铁匠围着一张皮围裙，壮硕的身子已经干枯了，一粒粒脊骨像要破皮而出。他抬头看我一眼，就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就像我们昨天刚刚分手一样，说：“小子过来，帮我拉拉风箱。”

风箱还是当年的那只，连暗红色的樱桃木把也还是当年的，只不过已经磨得很细了，却比原来更加温暖光滑。风箱啪哒啪哒地响起来，铁匠历历可数的肋条下，两片肺叶牵动着，我差点以为，那是由我的手拉动的。老头笑了：“我知道你小子想的是什么，你不要可怜我。”他搓搓手，两只粗糙的手发出沙沙的响声，“我这副身板还要活些时候呢。”

铁匠不是本村人。在过去,也就是几十年前,手艺人从来就不会呆在一个地方。他到这个村子时,共产党也到了。共产党为每个人都安排一个固定的地方。铁匠就留在了这个村子。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他就不再是专业的铁匠了。过去,手艺人四处流动,除了他们有一颗流浪的心,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足够的工作。平措没有生疏铁匠手艺,又学会了所有的农活,成了孩子们最喜欢的人。我也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他没有家,却宣称自己有许多孩子,他找我舅舅用藏文,找村小老师用汉文写了不少信给不同地方的女人,信里都是一个内容,告诉这些女人,要是生下了他的儿子,就到什么地方来见他。他要为这些儿子每人打一把佩刀。许多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儿子来看他,他也没有打过一把真正的男人的佩刀。他打的刀都是用来砍柴,割草,切菜,没有一把像模像样的男人的佩刀。他说还要活些时候,我想,他是还没有死心,还在等儿子来找他。

我用力拉动风箱,幽蓝的火苗从炉子中间升起来。我问:“平措师傅还在等儿子吗?”

他看看刘晋藏,笑了:“我还以为你给我带儿子来了呢。”

他从红炉里挟出烧得通红的铁,那铁经过两三次锻打,已经有点形状了。他拿着铁锤敲打起来,丁咣,丁咣!像是要打一把锄头,接着,他把锤子一偏,柔软的铁块又被锻打成扁长的东西,那就是一把刀子的雏形了。我朋友的目光给牢牢地拴在了正在成形的铁块上。铁匠手里的锤子又改变了落点,铁块又回复到刚出炉时那什么都不是的样子了。

刘晋藏吁出一口长气:“平措师傅不是要打一把刀吗,怎么不打了。”

铁匠气咻咻地说:“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你怎么能知道?”

刘晋藏眼里闪出了狂热的神情,说:“我有好多最漂亮的刀子,

你给我再打一把，我配得到你的刀子。”

铁匠却转脸对我说：“你的朋友很有意思。封炉吧。”

我像小时候一样，替他做了差事，脸上还带着受宠若惊的表情。锁好铺子门，他说，有人送了他一坛新酿的酒。我知道，这就是寂寞的老铁匠的邀请了。老铁匠还从别人家里讨来一些新鲜的蜂蜜。

这天，我们都醉了。

我和刘晋藏不停地说着刀，刀子。

夕阳西下，庙子里的鼓和唢呐又响起来。红色悬崖隐入浓重的山影中，黑龙的身影模糊不清了。

铁匠把着我的手说：“小子，我流浪四方的时候，真的有过许多女人，也该有几个儿子，他们怎么不来找我？”

“你一定要为儿子打了刀子，才肯给别人打？”

他生气了，说：“你小子以为进了城，就比别人聪明吗？”

4

我们起得晚，头天喝得太多了。

我们在泉边洗了脸，绕着村子转了一圈，铁匠铺子落着锁，看来铁匠也醉得不轻。天气很热，是会引来暴雨甚至冰雹那种热法。两个人嘴里都说该回去了，却把身子躺在核桃树荫下，红色悬崖在阳光照耀下像是抖动的火焰，刘晋藏睡着了。

我似睡非睡，闭着眼，却听见雷声滚动，然后响亮地爆炸，听见硕大的雨点密密麻麻地砸在树叶上，杂沓的脚步噼噼啪啪跑向村外，我都没有睁开眼睛。我迷迷糊糊地想，晴天梦见下雨。于是闭着眼睛问刘晋藏：“晴天梦见下雨是什么意思？”

没有人回答。我睁开眼睛，发现他不在身边。阳光照着树上新结的露珠，闪闪发光。崖顶小庙的鼓声停了。村子空空荡荡，见

不到一个人影。在铁匠铺铁匠正在给炉子点火，潮湿的煤炭燃烧时散发出浓烈的火药味。铁匠告诉我，雷落在崖顶了。

这有什么稀奇呢，雷落在树上，落在崖上，夏天里的雷，总要落在什么地方。小时候，我还见过雷落在人身上。我对铁匠说：“给我朋友打把刀吧。”

铁匠说：“在山里，男人带一把刀是有用处的，你们在城里带一把刀有什么用处？”

如果我说，是为了挂在墙上，每天都看看，铁匠肯定不会理解。何况刘晋藏肯定不会把它们一直挂在墙上。这时，风从红色悬崖下的深潭边吹过来，带来了许多的喧闹声。

铁匠说：“小子，还是看热闹去吧。”

我就往热闹的地方去了。在悬崖下沉静的潭水边，人们十分激动。原来是雷落在黑龙头上了。舅舅带着几个喇嘛从山上下来，宣称是他们叫雷落在龙头上，不然，这恶龙飞起来，世上就有一场劫难了。刘晋藏比喇嘛们更是言之凿凿，他告诉我，当我在核树下进入梦乡时，那黑龙便蠢蠢欲动了，这时，晴朗的天空中，飘来了湿润带电的云团，抛下三个炸雷，把孽龙的头炸掉了。

舅舅补充说，被雷炸掉的龙头掉下悬崖，沉到深潭里去了。

眼前，蓝幽幽的潭水深不可测，我对舅舅说，反正没人敢下潭去。舅舅气得浑身哆嗦。这时，刘晋藏脱光了衣服，站在潭边了。这个勇敢的人面对深不可测的潭水，像树叶一样迎风颤抖。借铁匠给的一大口酒壮胆，他牵着一段绳子，嘣一声跳下了深潭。在姑娘们深受刺激的尖叫声里，溅起的水花落定，我的朋友消失在水下。先还看见他的双腿在水中一分一合，像一只蛤蟆；后来，除了一圈圈涟漪，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过了很久，他突然在对岸的悬崖下露了头，趴在崖石上，猛烈地咳嗽。手里已经没有绳子了。他再一次扎向了潭底，直到人们以为他已作了水下龙宫永久的客人时，才从我们脚边浮了上来。姑娘们又一次像被他占有了一样发出尖

厉的叫声。舅舅用一壶烧酒，搽遍他全身，才使他暖和过来。他的第一句话是：“拉吧。绳子。”

绳子拴着的东西快露出水面时，大家都停下了，一种非常肃穆的气氛笼罩了水面。下面的东西在靠岸很近的地方又沉下去了。舅舅站在水边很久，下定了决心：“请它现身吧！”

男人们发一声喊，那东西被拉上来了。

这东西确实是被雷从黑龙头上打下来的。这块重新凝结的石头失去了原来的坚实，变成了一大块多孔的蜂窝状的东西。很酥脆的样子。

铁匠走上前来，用铁锤轻轻一敲，松脆的蜂巢样的石头并没有解体，却发出钟磬般的声响，铮铮然，在潭水和悬崖之间回荡。

我说：“原来是一块铁。”

舅舅不大高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铁匠带点讨好的神情对我舅舅说：“孽障被法力变成了一坨生铁。”

舅舅高兴了，说：“它的魂魄已经消散了，成了一块铁，它是你铁匠的了。”

人群慢慢散开了。我跟刘晋藏拿锤子你一下我一下地敲着，听清脆的声音在悬崖下回荡。丁当！丁当！

舅舅又上山去了。

那块蜂窝状的顽铁很快被我们用大锤敲成了碎块，堆在铁匠铺中央的黄泥地上了。我们坐在铁匠铺门前的空地上，就着生葱吃麦面饼子，望着太阳从山边放射出的夺目光芒。铁匠拿出一个小瓶子，我们又喝了一点解寒的酒。就在这会儿，黑夜降临了，周围的山上的森林在风中像大群的野兽低声咆哮，气温也开始下降。直到生起炉子，我们才重新暖和过来。这次铁匠生的是另一口炉子，这口红炉其实是一只与火口直接相通的陶土坩锅。铁匠不要我们插手任何事情。他把砸碎的龙头残骸与火力最强的木炭一层